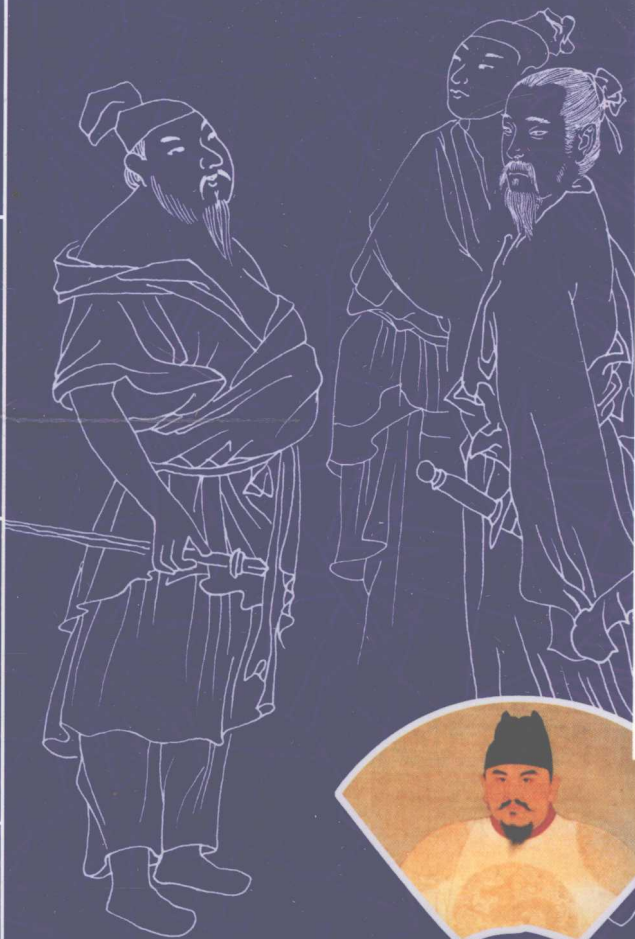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

# 英烈传

〔明〕郭勋初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

# 英烈传

〔明〕郭勋初 编

V  
2/65.00 ✓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..... ( 1 )
- 第 二 回 挖运河毁拆民庄 ..... ( 6 )
- 第 三 回 专朝政群奸肆乱 ..... ( 10 )
- 第 四 回 真命主应瑞濠梁 ..... ( 13 )
- 第 五 回 牧牛童成群聚会 ..... ( 17 )
- 第 六 回 伽蓝殿暗卜行藏 ..... ( 22 )
- 第 七 回 贩霜梅风留龙驾 ..... ( 26 )
- 第 八 回 郭光卿起义滁阳 ..... ( 30 )
- 第 九 回 访徐达礼贤下士 ..... ( 34 )
- 第 十 回 定滁和神武威扬 ..... ( 38 )
- 第 十 一 回 兴隆会吴祯保驾 ..... ( 42 )
- 第 十 二 回 孙德崖计败身亡 ..... ( 46 )
- 第 十 三 回 牛渚渡元兵大败 ..... ( 50 )
- 第 十 四 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..... ( 54 )
- 第 十 五 回 陈也先投降行刺 ..... ( 58 )
- 第 十 六 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..... ( 62 )
- 第 十 七 回 古佛寺周颠指示 ..... ( 66 )
- 第 十 八 回 刘伯温法遣猿还 ..... ( 70 )
- 第 十 九 回 应征聘任人虚己 ..... ( 74 )
- 第 二 十 回 栋梁材同佐贤良 ..... ( 78 )
- 第 二 十 一 回 王参军生擒士德 ..... ( 82 )
- 第 二 十 二 回 徐元帅被困牛塘 ..... ( 86 )
- 第 二 十 三 回 胡大海活捉吴将 ..... ( 90 )
- 第 二 十 四 回 赵打虎险受灾殃 ..... ( 94 )

- 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五回 | 张德胜宁国大战 ..... | (98)  |
| 第二十六回 | 释亮祖望风归降 ..... | (102) |
| 第二十七回 | 取樊岭招贤纳士 ..... | (106) |
| 第二十八回 | 诛寿辉友谅称王 ..... | (110) |
| 第二十九回 | 太平城花云死节 ..... | (114) |
| 第三十回  | 康茂才夜换桥梁 ..... | (118) |
| 第三十一回 | 不惹庵太祖留句 ..... | (122) |
| 第三十二回 | 张金箔法显街坊 ..... | (126) |
| 第三十三回 | 胡大海被刺损命 ..... | (130) |
| 第三十四回 | 张虬飞锤取二将 ..... | (134) |
| 第三十五回 | 朱文正南昌固守 ..... | (138) |
| 第三十六回 | 韩成将义死鄱阳 ..... | (142) |
| 第三十七回 | 丁普郎假投友谅 ..... | (146) |
| 第三十八回 | 遣四将埋伏禁江 ..... | (150) |
| 第三十九回 | 陈友谅鄱阳大战 ..... | (154) |
| 第四十回  | 朱太祖误入庐山 ..... | (158) |
| 第四十一回 | 熊天瑞受降复叛 ..... | (164) |
| 第四十二回 | 罗睺星魂返天堂 ..... | (168) |
| 第四十三回 | 损大将日现黑子 ..... | (172) |
| 第四十四回 | 常遇春收伏荆襄 ..... | (176) |
| 第四十五回 | 击登闻断明冤枉 ..... | (180) |
| 第四十六回 | 幸濠州共沐恩光 ..... | (185) |
| 第四十七回 | 薛将军烧周擒将 ..... | (189) |
| 第四十八回 | 杀巡哨假击锣梆 ..... | (193) |
| 第四十九回 | 张士诚被围西脱 ..... | (197) |
| 第五十回  | 弄妖法虎豹豺狼 ..... | (201) |
| 第五十一回 | 朱亮祖连剿六叛 ..... | (205) |
| 第五十二回 | 潘原明献策来降 ..... | (209) |
| 第五十三回 | 连环敌徐达用计 ..... | (213) |

- 
- 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五十四回 | 俞通海削平太仓 | (217) |
| 第五十五回 | 张豹排八门阵法 | (221) |
| 第五十六回 | 二城隍梦告行藏 | (225) |
| 第五十七回 | 耿炳文杀贼祭父 | (229) |
| 第五十八回 | 熊参政捷奏封章 | (233) |
| 第五十九回 | 破姑苏士诚命殒 | (237) |
| 第六十回  | 哑钟鸣疯僧颠狂 | (241) |
| 第六十一回 | 顺天心位登大宝 | (245) |
| 第六十二回 | 方国珍遁入西洋 | (249) |
| 第六十三回 | 征福建友定受戮 | (253) |
| 第六十四回 | 元兵败直取汴梁 | (257) |
| 第六十五回 | 攻河北大梁纳款 | (261) |
| 第六十六回 | 克广西剑戟辉煌 | (265) |
| 第六十七回 | 元宫中狐狸自献 | (269) |
| 第六十八回 | 燕京破顺帝奔忙 | (273) |
| 第六十九回 | 豁鼻马里应外合 | (277) |
| 第七十回  | 追元兵直出咸阳 | (282) |
| 第七十一回 | 常遇春柳川弃世 | (286) |
| 第七十二回 | 高丽国进表称臣 | (290) |
| 第七十三回 | 获细作将机就计 | (294) |
| 第七十四回 | 现铜桥天赐奇祥 | (298) |
| 第七十五回 | 赐铁券功臣受爵 | (303) |
| 第七十六回 | 取西川剑阁兵降 | (308) |
| 第七十七回 | 练猢猻成都大战 | (312) |
| 第七十八回 | 帝王庙祭祀先皇 | (317) |
| 第七十九回 | 铁道士云中助阵 | (324) |
| 第八十回  | 定山河庆贺虞唐 | (330) |

## 第一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

龙兴虎奋居淮甸，际会风云除伪乱。  
手提宝剑定山河，长骑铁马清民患。  
杀气遮笼濠泗城，帝星正照凤阳县。  
四海英雄逐义起，万国诸侯连策献。  
百战功劳建大勋，千场汗马征凶叛。  
血污两浙缚奸吴，尺满三江擒贼汉。  
扫动妖氛天下宁，施张清气乾坤变。  
功业皆从翰苑编，贤臣都入辞臣赞。

却说从古到今，万千馀年，变更不一。三皇五帝而后，汉除秦暴，赤手开基。方得十代，有王莽自称假皇帝，敢行篡逆。幸有光武中兴。逮及灵、献之朝，又有三分鼎足之事。五代之间，朝君暮仇，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，历世二百八十馀年，却有朱、李、石、刘、郭，国号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。皇天厌乱，于洛阳夹马营中，生出宋太祖来，姓赵名匡胤。那时赤光满室，异香袭人，人叫他做“香孩儿”。大来削平僭国，建都大梁。传至徽、钦二宗，俱被金人所虏。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。金兵汹涌，直逼到扬子江边，一望长江天堑，无楫无舟。忽有二人牵马一匹，说道：“此马可以渡江。”康王见势急，就说：“你二人倘果渡得我时，重重赏你！”那二人竟将康王推上马鞍。那马竟往水中，若履平地。康王低着头，闭着眼，但听得耳边风响，倏忽之间，便过长江。那二人说：“陛下此去，尚延宋祚有二百五十馀年，但休忘我二人！”便请下马。康王开眼一看，人与马俱是泥做的。正在惊疑，远远望

见一带旌旗，俱是来迎王驾的，便即位于应天府。这是叫做“泥马渡康王”故事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鞑靼国王曾孙名唤忽必烈，他的母亲梦见火光照射腹而生，居于乌桓之地。后来伐乃蛮，蹙西夏，并了赤乌的部落，僭称王号。在斡难河边，破了白登，过了狐岭，直至居庸关，金人因而逃遁。忽必烈遂渡江淮，逼宋主于临安。宋祚以亡，他遂登了宝位，国号大元。

传至十世，叫做顺帝。以脱脱为左丞相，撒敦为右丞相。一日，早朝已毕，帝曰：“朕自登基以来，五载于兹，因见朝事纷纷，昼夜不安，未得一乐，卿等可能致朕一乐乎？”撒敦奏曰：“当今天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主上位居九五之尊，为万乘之主，身衣锦绣，口饫珍馐，耳听管弦之声，目睹燕齐之色，神仙游客，沉湎酣歌，惟陛下所为，有何不乐？徒自昼夜劳神！”正是：

春花秋月休辜负，绿鬓朱颜不再来。

顺帝大喜曰：“卿言最当！”左丞相脱脱进言曰：“乞陛下传旨，速诛撒敦，以杜淫乱！”帝曰：“撒敦何罪？”脱脱曰：“昔费仲迷纣王，无忌惑平王，今撒敦诱君败国，罪在不赦！望陛下听臣讲个‘乐’字：昔周文王有灵台之乐，与民同乐，后来便有天下之二；商纣有鹿台之乐，恣酒荒淫，竟遭牧野之诛。陛下若能任贤修德，和气洽于两间，乐莫大焉。倘效近世之乐，必致人心怨离，国祚难保。愿陛下察此！”顺帝听了大喜曰：“宰相之言极是！”令内侍取金十锭、蜀锦十匹赐之。脱脱辞谢：“臣受天禄，当尽心以报国，非图恩利也。”顺帝曰：“昔日唐太宗赐臣，亦无不受，卿何辞焉？”脱脱再拜而受。

撒敦惶恐下殿，自思：“颇耐这厮与俺作对，须要驱除得他，方遂吾意！”正出朝门，恰遇知心好友，现做太尉，叫做哈麻，领着一班女乐，都穿着绝样簇锦团花百寿衣，都戴着七星摇拽堕马妆角髻，都履着绒扣锦帮三寸凤头鞋，如芝如兰一阵异品的清香，

如柳如花一样动人的袅娜，玎玎玲玲，悠悠扬扬，约有五十余人进宫里来。两下作揖才罢，哈麻便问：“仁兄原何颜色不善，却是为何？”撒敦将前情备细讲说一遍。哈麻劝说道：“且请息怒！后来乘个机会，如此如此。”撒敦说：“若得如教，自当铭刻！”撒敦别过，愤愤回家，不题。

且说哈麻带了女乐，转过宫墙，撞见守宫内使，问道：“爷爷、娘娘今在那里？”内使回说：“正在百花台上筵宴哩。”哈麻竟到台前俯伏，说：“臣受厚恩，无可孝顺，今演习一班女乐，进上服御，伏乞鉴臣犬马之报，留宫听用。”顺帝纳之。哈麻谢恩退出。且说顺帝凡朝散回宫，女乐则盛妆华饰，细乐娇歌，迎接入内，每日如此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顺帝退朝，皇后伯牙吴氏设宴于长乐宫中，随命女乐吹的吹，弹的弹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彩袖殷勤，交杯换盏，作尽温柔旖旎之态，饮至更深方散。是夜，顺帝宿于正宫，忽梦见满宫皆是蝼蚁毒蜂，令左右扫除不去。只见正南上一人，身着红衣，左肩架日，右肩架月，手执扫帚，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净。帝急问曰：“尔何人也？”其人不语，即拔剑砍来。帝急避出宫外，红衣人将宫门紧闭。帝速呼左右擒捉，忽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顺帝冷汗遍体，便问内侍：“是甚么时候？”近臣奏曰：“三更三点。”皇后听得，近前问曰：“陛下所梦何事？”顺帝将梦中细事说明。皇后曰：“梦由心生，焉知凶吉。陛下来日可宣台臣，便知端的……”言未毕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恰似春雷。正是：

天门雷动阳春转，地裂山崩倒大华。

顺帝惊问：“何处响亮？”内侍忙去看视，回来奏道：“是清德殿塌了一角，地陷一穴。”顺帝听罢，心中暗思：“朕方得异梦，今地又陷一穴，大是不祥！”五鼓急出早朝。众臣朝毕，乃宣台官林志冲上殿。“朕夜来得一奇梦，卿可细详，主何吉凶？”志冲曰：“请陛下试说，待臣圆之。”帝即言梦中事体。志冲听罢，奏曰：“此梦甚是不祥！满宫蝼蚁毒蜂者，乃兵马蜂屯蚁聚也；在禁宫不能



扫者，乃朝中无将也；穿红人扫尽者，此人若不姓朱必姓赤也；肩架日月者，乃掌乾坤之人也。昔日秦始皇梦青衣子、赤衣子夺日之验，与此相符。望吾皇修德省身，大赦天下，以弭灾患。”帝闻言不悦，又曰：“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，地陷一穴，主何吉凶？”志冲曰：“天地不和，阴阳不顺，故致天倾地陷之应。待臣试看，便知吉凶。”帝即同志冲及群臣往看，只见地穴约长一丈，阔约五尺，穴内黑气冲天。志冲奏曰：“陛下可令一人往下探之，看有何物。”脱脱曰：“须在狱中取一死囚探之方可。”上即令有司官取出一杀人囚犯，姓田名丰。上曰：“你有杀人之罪，若探穴内无事，便赦汝死。”田丰应旨，手持短刀，坐于筐中，铃索吊下，约深十馀丈，俱是黑气。默坐良久，见一石碣，高有尺许，田丰取入筐内。再看四顾无物，乃摇动索铃，使众人拽起。顺帝看时，只见石碣上面现有刊成二十四字：

天苍苍，地茫茫；干戈振，未角芳。

元重改，日月旁；混一统，东南方。

顺帝看罢，问脱脱曰：“除非改元，莫不是重建年号，天下方保无事么？”脱脱奏曰：“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，如遇不祥，便当改之。此乃上天垂兆，使陛下日新之道也。”帝曰：“卿等且散，明日再议。”言毕，一阵风过，地穴自闭。帝见大惧，群臣失色。遂将石碣藏过，赦放田丰，驾退还宫。翌日设朝，颁诏改元统为至正元年。

如此不觉五年。有太尉哈麻及秃鲁帖木儿等，引进西番僧，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，名唤演揲儿法，又进僧伽璘真，善授秘法。顺帝习之，诏以番僧为司徒，伽璘真为大元国师。各取良家女子三四人，谓之“供养”。璘真尝向顺帝奏曰：“陛下尊居九五，富有四海，不过保有现在而已，人生几何？当授此术。”于是顺帝日从其事，广取女子入宫。以宫女一十六人学天魔舞，头垂辮发，戴象牙冠，身披纓络，大红销金长裙，云肩鹤袖，镶嵌短袄，绶带鞋袜，各执巴刺般器，内一人执铃杵奏乐。又宫女十一人，练垂

髻，勒手帕，常服，或用唐巾，或用汗衫，所奏乐器，皆用龙笛、风管、小鼓、箏、箏、琵琶、鸾笙、桐琴、响板。以内宦长安迭不花领之。宣扬佛号一遍，则按舞奏乐一回。受持秘密戒者，方许入内，余人不得擅进。如顺帝诸弟八郎，与哈麻、秃鲁帖木儿、老的沙等十人，号为倚纳，皆有宠任。在顺帝前相与褻猥，甚至男女裸体。其群僧出入禁中，丑声外闻。皇太子深嫉之，力不能去。

帝于内苑造龙舟，自制样式，首尾共长二百二尺，阔二丈，帘棚、穿廊、暖阁、后五殿楼子、龙身并殿宇俱五彩金妆，前有两爪。上用水手一百二十名，紫衫金带，头戴漆纱巾，于舟两旁各执一篙。自后宫至前宫，山下海内，往来游戏。舟行则龙头眼爪皆动。又制宫漏，约高六七尺，为木柜运水上下。柜上设西方三圣殿，柜腰设玉女捧时刻筹，时至即浮水面上。左右列二金甲神人，一持钟，一持铃，夜则神人按更而击，极其巧妙，皆前朝未有也。又于内苑中起一楼，名曰“碧月楼”，朝夕与宠妃宴饮于上，纵欲奢淫，不修德政。天怒人怨，干戈四起，盗贼蜂生。天垂异象，妖怪屡生：燕京有鸡化为狗，羊变做牛；江南铜铁自鸣；汴城河水忽成五彩，花草如画，三日方解；陇西地震百日；会州公廨墙崩，获弩五百馀张，长者丈馀，短者九尺，人莫能挽；彗星火焰蓬勃，堕地成石，形如狗头；温州乐清江中龙见，有火如球；山东地震，天雨白毛。各处地方，申奏似雪片的飞来，都被奸臣隐瞒不奏。顺帝那里晓得，只在深宫昏迷酒色，并不知外边灾异若何。

## 第二回 挖运河毁拆民庄

膾炙中原已百秋，蒸黎随处若虔刘。  
山青水绿非前代，草白沙黄都废丘。  
天上云沉谁见日，人间愁重那抬头。  
几时否极重还泰，醉在西江十二楼。

却说屢年之间，顺帝宴安失德，各处灾异多端，人心怨恨，盗贼蜂生，都被丞相撒敦、太尉哈麻，并这些番僧等众遮瞒不奏。顺帝那里晓得，终日只在宫中戏耍，不题。

却说颍州地方有个白鹿庄：

树木森阴，河流清浅。春初花早，万红千紫斗芳菲；秋暮枫寒，哀雁悲蛩争嘹亮。到夏来，修竹吾庐，妆点出一个不染尘埃的仙境；到冬来，古梅绕屋，安排起几处远离人世的蓬莱。对面忽起山冈，尽道像黄陵古渡，因声声叫冈做“黄陵”；幽村聚集珍奇，每常有白鹿成群，便个个唤庄为“白鹿”。

不知那里来个官儿，摇摇摆摆，走到林间，说道：“真个是天上人间，尘中仙府！”便叫跟随的人分付说：“你可查此处是谁人家的，叫他送了我老爷，做个吃酒行乐的所在。”跟随的得令，便到庄内说：“你是何人家，做甚勾当？晓得我们贾老爷在此，茶也不送一盞出来！”却见一人身長丈二，眼若铜铃，出来应接道：“不要说是‘假老爷’，就是‘真老爷’，待怎么？思量什么茶吃，快走！快走！”手持长枪，竟赶出来。那些跟随的扯了这官儿，奔出林中，那人也回去了。那官儿自言自语说道：“我贾鲁名声那处

不晓得，可耐这厮如此！略施小计，须结果了这个地方。”

不则一日，竟到京师。次日，朝见拜毕，帝问：“贤卿一路劳苦。且说你一向出朝，孤家甚觉寂寞。”又问：“一路风景民情何如？”贾鲁便奏说：“一路黄河淤塞，漕运不通，因此上民谣都说道：‘石人一只眼，不挑黄河天下反。’依臣愚见，须挑开沿河一带，庶应民谣，且通漕运。”顺帝应道：“我前日在宫中要开些小池沼，那些言官上本说道：‘民谣汹汹说：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不宜兴工劳役。’据你今日说，倒是不挑的不好了。”贾鲁一向口舌利便，又奏说：“陛下若依了言官，不挑黄河，听他淤塞了，这些粮米将从那路而来？南北不通，粮米不济，不反何时！”顺帝说：“极有理，极有理！只是当从何处开浚？”贾鲁说：“臣一路来，正从徐、颍、蕲、黄进发，处处该开。至如颍州白鹿庄、黄陵冈，俱被民居占塞，上下四十里，更为阙淤，作急该开。”顺帝即刻传旨，起发河南、河北丁夫七十万人，开浚黄河原路，刻定一月之内完工，阻挠者斩。起驾回宫，不题。

却说颍州白鹿庄，前日持枪来赶的，向说是汉高祖三十六代孙，姓刘名福通，一身膂力异常，且又晓得妖术。家中有面镜子，人来聚会焚香，便照他是为官、为吏、庶民、军士的模样出来；倘与他心上不顺，便照出诸般禽兽形象出来。又结识一个朋友，叫做韩山童，假称世要大乱，弥勒佛下生，设下了一个“白莲会”。凡在部下系红巾为号。鼓动这些愚民，如神如鬼敬他。有些小事，便去照镜子，问下落。

一日，两人正在庄前哄骗众人说：“如此佛力，那怕不做皇帝！”只听得锣声连连的响，呼的呼，喝的喝。两人远远认得，却是本州知州，坐在马上，带领弓兵三百余人，竟投庄里来。知州坐下，说：“今奉圣旨，先从白鹿庄与对面黄陵冈开浚黄河，拆去民居！”内有里正禀道：民谣说“挑动黄河要反”等语。知州说：“这是圣旨，谁敢有违！且旨上说，阻挠者斩。今日便借你的头，斩讫号令示众。”口说得罢，那刽子手竟推这里长到庄前，一刀砍下，献

了首级。知州便分付将头盛在桶内，沿河四十里，号令前去。这些弓兵便把刘福通住屋，霎时间拆去。妇女、鸡犬，赶得星飞雪化一般。

福通低着头，只是捶胸叫苦，思量道：“青天白日，竟起这个霹雳，安排得我无家得窜，无地得依，奈何！奈何！”大叫说：“反了罢，反了罢！左右是左右了。肯随我共成大事的，同享富贵；如不肯随我的，听你们日夜开河，受官司苦楚去！”登时，聚集有五六百人，便向前把知州一刀，执头在手，叫道：“胡元混乱中国。今日开河，拆去民居，你们既肯从我，便当进城，开狱放了无罪犯人，收了库中财宝，包你们有个好处。”又往手中把那镜子在水中一照，说：“如心中尚有狐疑的，可从河中掘下，自见分晓。”只见左边一伙，也约有五六百人，竟向河中用力齐掘。不曾掘得一尺，只见掘出一个石头人来，身長一丈，须眉口鼻都是完全的，当中凿着一只眼。福通大呼曰：“众位可晓得么？一向谣言：‘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’今刚刚在此处掘得石人，这皇帝可不应在此处！你们心上何如？”这些人便合口说道：“敢不从命！”福通便带了众人，竟投州里来。城中掌军官朵儿只班，因杀了知州，便刻时防备。一声锣响，即冲出一标人来，两下厮杀。福通虽是力大，手下的兵终是未曾习熟，被官军赶杀十来里。韩山童马略落后，却被官军赶上一刀。福通便率杜遵道、郁文盛、罗文素等勒马回杀，救得后边的人，竟到亳州立寨。因立山童的儿子韩林为王，国号大宋，建元龙凤。以山童妻杨氏为太皇后，杜遵道、郁文盛为左右丞相，福通与罗文素为平章，知枢密院事。招集无籍十万余人，攻破罗山、确阳、真阳、叶县等处，直侵汴梁，不题。

且说官军依旧进城，坚闭城门。朵儿只班便星夜申奏京师，备陈事情；一边又具揭帖到中书省丞相处。脱脱见揭，便分付赍本官：“明早随我进奏。”次早，脱脱奏说：“近来僭号称王者甚多。昨日接得各府州县报说，贼兵反了共一十四处。”顺帝大惊，问：“那十四处？”“有：颍州刘福通、台州方国珍、闽中陈友定、孟津

毛贵、蕲州徐寿辉、徐州芝麻李、童州崔德、池州赵普胜、道州周伯颜、汝南李武、泰州张士诚、四川明玉珍、山东田丰、沔州倪文俊。”顺帝闻奏大惊，说：“如之奈何？”脱脱奏：“请大兵先讨平徐寿辉、刘福通、张士诚、芝麻李四寇，庶无后患。”帝便说：“着罕察帖木儿讨徐寿辉，李思齐讨刘福通，蛮子海牙讨张士诚，张良弼讨芝麻李。先除大寇，后剿小贼。”敕旨既下，脱脱叩头下殿。那四将各点兵五万，择日辞朝，竟离了燕京，各自寻路攻取。毕竟胜负何如。

### 第三回 专朝政群奸肆乱

万马驱驰遍九州，征裘汗血几时休？  
思深长忆关山别，声断偏随芦荻秋。  
路引旌旗风远近，梦随生死话离愁。  
何日一澄夷与夏，英雄名镇大刀头？

却说诸官得旨，分讨各处贼兵，谁想皆不能取胜，都带些残兵败甲回来。顺帝见了，日夜忧烦。一日设朝，对文武群臣商议说：“即今盗贼蜂生，各处征讨的官兵，没一个奏凯。卿等何策，为朕分忧剿除？古人云：‘家贫思贤妻，国乱思良相。’倘或失误，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！”只见脱脱叩头奏说：“今者群奸扰乱，震恐朝廷，黎庶不安，灾伤时见。臣等不能为国除患，心实耻之。臣愿竭驽骀之力，肃清江淮，以报皇恩。”顺帝闻奏，降座语脱脱曰：“丞相若能为朕扫除贼寇，奏凯还日，朕当裂土以酬心膂。但中书省是政事根本，不可一日离左右，贤卿若去，朕将谁依？”脱脱又叩头说：“以死报国乃臣子之事，岂敢忘恩！但微臣此去，全望陛下亲贤远佞，以调天和，以安黎庶。”顺帝便敕脱脱为总兵大元帅，以龚伯遂为先锋，哈喇答为副将，也先帖木儿为行台御史，节制兵马，大小官军俱听脱脱指挥，便宜行事。

脱脱拜辞，即日领兵望南进发，竟到孟津。贼将毛贵率本部五千人纳降。脱脱便驱兵渡黄河，从虎牢关至汴梁正北安营。伪宋韩林的探子报知，便集多官商议，只见杜遵道说：“水来土压，兵至将迎。殿下勿忧，臣当领众迎敌。”宋主即令杜遵道、罗文素、郁文盛三将，急统五万人马，与元军相对。遵道勒马横枪，高叫道：“送死的出来！”脱脱大怒曰：“反国贼子，敢此大言！”就纵

马横刀，直取遵道。二将交马，战上五十馀合，遵道力怯，拨马便回。脱脱赶上刀，斩于马下。无兵阵上，催兵奋杀，贼兵溃乱，生擒一千四百馀人，斩首一万七千馀级。罗文素等领兵入城，坚闭不出。龚伯遂请曰：“乘此势攻城，可料必破。”脱脱笑说：“我兵千里而来，劳力过多，还当息养，不宜仓卒。倘贼兵计穷，冒死血战，不可支矣。”众将唯唯。时韩林见杀了杜遵道，心甚惊恐，决策于福通。福通曰：“脱脱智勇足备，锋不可当，不若且避安丰，再图恢复。”韩林依计，乘夜弃城而走。次早，元兵到城搦战，只见城门大开，城中老幼俱顶香迎接，备言贼兵惧威，引兵逃去等情。脱脱大喜，入城抚民一宿。明日，倍道径抵徐州西门外十里安营。打下战书与芝麻李，说：“明日交战。”脱脱到酉刻时候，密唤诸将受计，如此如此。各各依令去讫。

且说芝麻李对众说：“元兵远来疲困，今晚必无准备。我当前行劫寨，尔众随后即来，两势夹攻，必能全获。”二更时分，果然引兵出城，兵衔枚，马勒辔，直抵元营，悄然无备。芝麻李自喜，领兵并力杀人，细看更无一人，心下大惊，速令退兵。忽见炮响一声，四面伏兵尽起，把芝麻李团团围住，兵卒也不十分来斗，只是没个隙路可逃，贼兵自相残害，约折去大半。及至天明，只见一将传令说：“你们可松一条路，放他逃回。”芝麻李听着，又惊又喜，心下转道：“我且杀开回路进城，再作计议亦可。”只见元兵果然松开一条路，让芝麻李回城。将到城门，急叫城上：“我被元兵混杀一夜，至今方得脱回。快开门，快开门！如迟，恐又赶来也。”正叫之时，举头一望，看见兄弟李通的头号令在城。敌楼边立着一员大将，紫袍金甲，大喝道：“你这贼子，我元丞相已取复此城了，你还不认得？”芝麻李惊得魂飞九霄云外，抱头鼠窜，径走沔阳去了。

天色大明，各将论功有差，因问：“元帅原何晓得来劫寨？先分付布列，又原何径离中军，独去取城？”脱脱笑说：“此是乘虚捣将之法。昔日裴令公元宵夜大张华灯，设宴待客，匹马擒吴元济，正是此样机关，反看便是。他今日以我兵远来，料来疲困，必



带雄兵劫寨，城中不过老弱守门耳。我令你辈四下伏住，等他来时，便围绕混杀一夜。此时我领精兵乘虚攻取城门，自然唾手可得。”众将又问：“围住之时，元帅分付不必过杀，为何？”脱脱曰：“黑夜谁知彼此。我兵只密围数层，虚声叫喊，任他自相残杀，这又是以逸待劳。”众将齐声称说：“元帅神算，神算！”脱脱抚息人民，因遣牙将一面奏捷，不题。

且说右丞相撒敦与太尉哈麻，闻得脱脱得胜，上表申闻，计较说：“脱脱向来威振中外，使我们不得便宜行事，今又成大功，皇帝必加殊眷，我辈却是怎生？”哈麻说：“这有何难！趁此奏表未上之时，令台官劾他说：‘出师三月，略无寸功，倾国家之财以为己资，半朝廷之官以为己用。乞加废斥，以儆官邪。’这个计策何如？”撒敦说道：“此计大妙，大妙！”遂将进表官幽入密房，除了他的性命。因而上个表章，说得脱脱十分不好。顺帝说：“既如此，可敕月润察儿为元帅，以枢密雪雪代他为将，先令姚枢持诏赴徐州传示。”不则一日，来到徐州。脱脱拜受了诏书，便对众将说：“朝廷恩旨，释我兵权，即当与诸将分别。诸将可各率所部，听新元帅节制。”只见哈喇答向前说：“元帅此行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，不如今日先死丞相之前，以酬相许夙志！”言罢，拔剑自刎而死。众将抚劬如雷，将哈喇答以礼殡葬。脱脱单马竟赴淮安安置。未及半月，台臣又劾脱脱贬谪太轻，该徙云南。脱脱叹曰：“我不死，朝中也不肯放过我，不如一死以遏众奸！”遂服鸩而死。

却说刘福通、芝麻李闻说脱脱身故，各统兵攻复前据城池，元军阵上那里杀得他过。数日间，刘福通与芝麻李自相杀并，一箭射死了芝麻李，复了徐州，贼将毛贵仍归部下。正是：

昏君信佞忠良死，群鬼贪残社稷墟。

后来毕竟如何。